

万分感谢师尊给我的新生命

【明慧网】我今年四十七岁，我走进大法修炼将近三年了！以前我的身体很不好，乳腺胀痛的厉害，我的胃肠也坏了，饭菜冷热都不敢吃，最后检查结果是：乳腺导管瘤。我听了以后，象天塌了一样。

后来医院叫我做手术。现在的医疗手术费贵的吓人。我就又去找按摩师，最后钱花的不少，病情没见好。

二零一零年的秋天，一起上班的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对我说：你的脸色不好看？于是我就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她，她试探着对我说：你好不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时我还不爱听，就说，你别对我说这个，是犯法的。她说：法轮功没犯法，是正法。我给你一本书，你看看内容你就会明白的。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看封面上是《转法轮》，我想我一定要看，不能辜负别人的好意。

当时我边看边想，这本书写的太好了。看完后我对这位学员说：这本书太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书。她说：这本书是天书，是无价之宝，就送给你吧，你要诚心的看。这位学员又说：不但书好看，而且还有优美的五套功法。我说，你快教我炼吧。午休时，她就教给我动作。

一位大法弟子到店里讲真相，我俩向她提出：能否帮助找到一个炼功点。这位大法弟子很热心，给了我们一些真相资料，又答应帮助我们找炼功点。我俩经常拿真相资料到居民小区去发，贴真相不干胶等，我俩很高兴。又过一个月，这位大法弟子告诉我们，炼功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立体莲花图形，映衬宝蓝的“真善忍”三个大字。

找到了，每天早晨四点钟去即可。

十月份的一天早晨，我俩到了炼功点，看到一位气质不凡的阿姨在那炼静功，我问阿姨多大岁数了，阿姨说快八十了，我说，怎么头发没变白呢？阿姨说：过去满头白发，炼法轮功变黑了。我想：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也要好好炼。后来我

们又参加每周一次的学法小组。通过学法炼功，我的变化很大，乳腺导管瘤不见了，无病一身轻，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对伟大师尊的感恩。

最近发生一件事：我在单位上班时，到热水器去接开水，壶嘴失灵，把我整个小腿烫伤了，满腿红肿起大泡。老板说到医院去看看，我说：不用，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坚持炼功就行了。这样我没有停下休息，五天后，我的小腿完全恢复了。

通过这件事，店里老板和员工，从内心佩服法轮功的神奇，几位员工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每个人都知道和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 文／大连大法学员

“天安门自焚”拍戏与灭口

2001年1月23日，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但“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

同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媒体称：刘春玲是被烧死的。但慢放的央视录像表明：下图1：刘是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

形军警特务抡起条状物猛击后脑；下图2：这名男子仍保持一秒钟前用力姿势，导致刘春玲倒地死亡、被灭口。显然，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假戏。

2001年8月14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其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曝光大连看守所对绝食法轮功学员的摧残性灌食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摧残性灌食,不同于正常的人道主义医护援救,它是邪恶的当权者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绝食抗议者进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以期达到迫使受刑者屈服于邪恶势力的淫威为目的,从而成为中共不法人员折磨、甚至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据不完全统计,在辽宁省大连地区,因绝食被看守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迟玉莲、李秀梅、顾群、冯刚;普兰店市法轮功学员曹玉强。

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放回家的有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已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潘奇等;金州区法轮功学员丛丕晶、刘希永、曲斌、孙玉珍、袁玉春、赵桂琴等;普兰店市法轮功学员吴月菊等。

在大连市看守所,二零零五年七月,潘奇被狱医苏英强行灌食时,将灌食管插入气管,造成严重窒息。潘奇向警察王涛、孟姓所长及相关人员反映,却被告知:出事,我负责。

二零一二年七月,曲斌遭警察强行灌食,将灌食管插入气管,曲斌疼的几近休克,用尽最后的力气才将灌进去的食物连血一起吐了出来。警察发现插错了,将食管拔出后,竟说:就让他遭罪,不遭罪就没有意思了,然后不顾曲斌的身体状况,继续灌食。灌完后,曲斌已经虚脱,被两名在押囚犯背下楼。

在金州区看守所,警察叫嚣:上级有令,抓进来就不放,对你们绝食只有两条路,要么发走劳教去,要么白布一蒙,拉出去就完事。

中共对生命的蔑视可见一斑。

摧残性灌食的手段有:

反复插拔灌食管

警察用一条近小手指粗的塑料管在食道与胃里捅来捅去,一会食道就被捅破了。灌食管在破了皮的口腔和小喉、食道的血肉上捅来捅去,痛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据遭受过此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每一次被灌完食就象被杀了,又活过来的感觉。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长时间不拔灌食管

警察使用灌食管灌完食后,不拔出灌食管,让灌食管长时间留在体内,使得法轮功学员呼吸困难;如果法轮功学员深呼吸,或者改变身体姿势,就会使灌食管碰到胃,疼痛难忍;时间长了,灌食管插入胃里的一端甚至会会长到胃里,变成黑色。

在大连市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因呼吸困难,强烈要求拔出灌食管,并警告如果出现生命危险一切由警察负责时,警察贾玲竟然毫无人性地说:插也是死,不插也是死,不如插着!

使用钻头、钳子等工具撬嘴

在大连市看守所,丛中笑绝食期间,被同监室的在押囚犯蒙住眼睛,捏住鼻子,用牙刷强行撬开嘴灌食。丛中笑的嘴唇、口腔被捅破出血,牙齿被撬松动。

在金州区看守所,对于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狱医郑世月用撬板撬嘴,还撬不开,就用钻头钻。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牙齿被撬成两半,有的甚至被撬掉。

在庄河市看守所,王丹丹被狱医林吉全(林治全)及在押囚犯强行戴手铐、脚镣,拿钳子夹住她的牙,用螺丝刀往里撬,坚固的牙齿全被钳得松动了,灌食后吐了一滩血。

灌伤害身体的东西及药物

在大连市看守所,据悉,警察给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吃一种刺激神经的不明药物。这种药物会使人的大脑变得迟钝,记不清以前的事情,甚至全部忘记,随着药量的增大,服用药物时间的加长,甚至会出现神志不清的现象。

警察贾玲在一位法轮功学员高烧三天,腹泻三天,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强行对其插管灌食,而且还要灌鱼汤!

车中山被强行灌巴豆水、香油,导致其连续便血,腹痛难忍,身体消瘦了六十多斤,去了五次医院。

在金州区看守所,袁玉春第一次被强行灌食时,时任看守所所长杜贤俊当众往已经加了很多盐的玉米糊里又扔进两大把盐,叫嚣渴死也不给她水喝;后来警察不仅加盐,还加黄色的不明药物。这样的灌食使得袁玉春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发黑、发凉、发硬。大约十天左右,袁玉春的身体缩成一团,手指、胳膊、腿想伸直都得使劲;后来出现严重异常状态,象死人一样,才被放回家。回家后,经常从嘴里、鼻子里流咸水,后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脓,嘴里吐不及的就从鼻子往外喷,又腥又臭,吐了近一个月。

二零零六年四月,刘希永被劫持致金州区看守所,因绝食遭摧残性灌食,并被灌不明药物,导致刘希永肚子鼓胀,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二十八天后回到家中。二零零八年七月,刘希永又一次被劫持致看守所,被警察强行灌浓盐水,因浓度太大,灌完后刘希永痛苦的浑身发抖、全身缩成一团。刘希永共绝食六十天,等往外转监狱时,两条腿都不好用了,是几个人架到警车上的。

施以限制肢体自由的刑具

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抵制摧残性灌食,几乎所有绝食者在被灌食的过程中,都被施以各种形式的限制肢体自由的刑具,如背铐,重脚镣等等。◇